

口仁
2034
5



特
2034
5



韓子

韓子迂評卷之十

何休校

內儲說下

六微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
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
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一權借。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
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

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
又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
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劇趙本俱
作尉未解
甚本

三利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
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
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
妻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劫昭公。公叔
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

初存改

甲

遺作遺

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
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此段一句
一事如連

三似類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
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

環綴玉每
句用一而

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鄭袖言

字如錢之
有貫非此
法則事實

惡臭而新人剗。費無忌教郟宛而令尹誅。陳需

不能成串
也兩漢六
朝多用此

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廕而中山罪。殺老儒
而濟陽賞也。

孔存改

四有反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
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
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忝種貴
而厚吏覆是以昭奚恤執馭茅而僖侯譙其次
文公髮燒炙而穰侯請立帝

五參疑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
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
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



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侯果遇罪田
常闕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
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六廢置敵之所務在遙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
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
去仲尼而于象沮其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
用內美人而虞號亡佯遺書而長弘死用雞假
而鄒桀盡

罪存賊
其後

七廟攻

總前二事

參疑廢置之事。明王絕之於內而

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

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

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

令席

右經

傳一

此五事皆言姦臣勢重而危國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

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

趙全



解老

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

託之於魚。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

以制臣。臣得之以擁王。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

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刷字要考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父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

則左右重。父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况於吏

勢乎

亦前章老子利器不可示人之意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王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州侯相荆。貴而王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

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

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

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

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

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

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

字

姦臣比周
而蒙上

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傳二

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

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



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

擅其制。魯詳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

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

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

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

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

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三桓為一故昭公奔

者趙御下

二事皆藉外兵以自重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



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烈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

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

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母一

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

怨也。善者相避也。趙孟也字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

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

韓

傳三

有闕文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

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刑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

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

長者。刑跪走退。及夷射去。刑跪因捐水郎門。雷

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

刑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

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

刑跪假手而害中大夫濟陽君假手而殺二人司馬喜假手而誅幸幸怨不在大知幾宜早

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

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

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
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
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
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
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
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
者也郤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
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

令之為具於郤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
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
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
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郤宛遂殺
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
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
者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

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
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宥有與老儒私怨者因
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
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
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
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
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

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
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
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
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忝種常覺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
竊忝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竄者而不知其人

昭奚恤令吏執馘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
召宰人之次而謂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
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
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
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
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
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
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
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
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
鬢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
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
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

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視之髮統炙而目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竇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為太子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
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為太子
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
崇曰柰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
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
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
為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
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死不

許遂自殺

韓廙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
遂乃令人刺韓廙於朝韓廙走君而抱之遂刺
韓廙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
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
政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

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
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
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
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重而遊於紂之窟令之諫紂而亂其
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
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群臣
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
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為外用也則必
誅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
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
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

急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
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急於政
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
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
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
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
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

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
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
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
太亟亡乎王曰然則為之柰何干象對曰不如
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
幸長為貴卿被王衣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
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
公子赫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

恒事厥武引孫子內儀說下者夫扶相力則去中一為七本無一則非
原本之矣。又訪公說已構。上局皆作構字。區構古音構。實一字也。

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為書曰萇弘為叔向曰子為

謂

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創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以鷄豕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
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辱而
席癸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令者發
辱而席癸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右傳

韓子迂評卷之十一

外儲說左上

凡六節並連類比物隲栝成文其詳在後

一明主之道如有君之應客子也明王之聽言
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群臣士民之道
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
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
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約攝精簡
此畫工縮
地法

一句為一
義如織珠
細玉串成
八寶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誦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



也不可

收拾成一片

三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矣。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

此字正作凡不必俗加車

得車軛也。衛人佐戈也。下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尤精約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



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慕託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曲也至上之法。國

韻會周曲也

東氏山叟

二 韓子壬平卷十一

三

此字正作凡不必俗加車

傳記謂大傳記德也
子居心即向以字
宋本本意
冠有誤

此節向疑
對字之誤

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主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

授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

不責誠。而以躬親泣下。且為下走。睡卧與夫拚

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

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



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

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

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厲王擊警鼓。與李

悝謾兩和也。

右經

傳一 凡五事皆言學士 宓子賤治單父。有宓見

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

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宓曰。昔者舜鼓五

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為吏者法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

嫁女喻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考字疑有誤

早

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鬻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

鬻珠喻亦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王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谷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巧而無用之喻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又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

罕

叙事斬斷

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

勸力之歌過者不顧，用力深也。

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

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

功多

五寸射稽二寸。

入堅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傳二

凡十一事皆言虛詞無實用

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

棘刺刻削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喻學者辯雖微妙無實用

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
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
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
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
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
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
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日好微巧
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



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
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
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
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
冶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
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王
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
曰客為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

今不容削者下者難以治棘
上端句疑後臣

趙孟頫

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

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齊稷下之辯者。

本齊上者服字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

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

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

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

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

射喻虛談
則易試之
別難



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

敬言語

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

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

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

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

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

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

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

畫筴喻

言不明也

赤黑色

笑而笑
从中

字

蓋可照視而不可陳，如皮燈，髹亦黑漆色。

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

畫鬼魅喻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

趙無對

趙無此字

堅瓠喻務
光十隨鮑
焦黑翟之
類

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

屋喻

本屋慶曰石姓五字在
夫塗上以竟此
七如以竟也

厚

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

弓喻

類

以段必有錯脫而張且
心義雅通疑者之入村
如閣以侯考

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
其始。而暴之其盡也。乃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
檠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
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總上兩喻作斷案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不反事之情。人
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
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
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

同

愈多愈繁
愈重複愈
有味愈不
厭妙在曲
折

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為虛辭
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
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
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
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
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
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

嬰兒喻

戴然至日晚必歸饗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皆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傳三凡十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謂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已

父子喻相為則相怨

早

傭工喻自為則相和二喻貼人清切事理此人全不迂闊

也夫賈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也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

畦陌不字有曠時

從皆作此

國氏山... 韓一... 卷一

三段為一章
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越伐吳

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

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

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

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

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請無以此

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

三事皆借名與師

厚

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

楚伏趙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

聽從趙因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

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

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君

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

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起吮疽而毋泣者以本心少思故也

東... 卷一... 三

越下

趙

先王之賦
頌鍾鼎之
銘皆此類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此與左氏
少異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蓐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蓐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擻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趙主父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襪麾之。鳥驚而

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釀，則唾之，亦効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効善，則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

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
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
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特燭
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
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
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
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早

愚而好信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
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
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
寧信度無自信也

傳四

凡五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

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
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
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

趙云作鍾傳未詳

趙作產

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字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

言貴虛名而忘實用者可亡也

東

卷之二十一

三

複句

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傳五 凡八事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

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

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

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

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

白紫三字疑在於是
公石上



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

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

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

今王欲民無紫衣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

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即中莫

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

東氏山設

一書字正平卷上

大

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竿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

趙世隆



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文字有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

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馮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

必躬必親之病

早

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經曰夫不明分而以躬親。蓋下且為齊景公之下走。魏昭王之睡卧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
孟園水園。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
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
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
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
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
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
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
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
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
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傳六

凡八事
皆論信

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
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

卷之二十一
晉文公攻原

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
 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
 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
 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
 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
 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
 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饑柰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



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息。信
 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
 遠者歸之。趙有矣字

二事皆不
失信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
 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魏文侯
 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
 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

趙有矣字

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趙有也字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

中

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口教之然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

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息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

東

卷

三

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偽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又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誤刻。

右傳

十一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二

何休校

外儲說左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踴危逃子臯。以功受賞。

比類整飭
可誦

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橋。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

二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

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王之相陽虎。哀公問一足。

缺文

三失臣王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總後數事。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夫為門而不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以產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屏不用玉璧。西門豹請

齊士

魏士



復治鄴。足以知之。猶盜嬰兒之衿裘。與明危子榮衣。子綽左右畫去。蟻驅蠅。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與宣王之患。臞馬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王之應一作人臣也。失王術。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

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右經

一傳凡五事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踴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

名危

門。踴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踴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踴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踴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愾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

趙無怒

固我罪

殺類作

東六... 卷之... 二百六

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二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牟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三 秦韓攻魏。昭郊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

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

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

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

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

猶羸勝而履躋。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

也。屬

四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

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五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

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

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

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

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一曰少

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

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



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一傳二

凡五事論人君用人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群臣曰：寡

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

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

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

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

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

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仲之

若知能謀天下
敢為者知
在下

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二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王者不恃其不我**棘**也

字

恃吾不可**棘**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

也

此邪臣觀望之言

馭得其道
祖詐作使

三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四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

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子 夔

一 傳三 凡七事雜記 人君好士 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鞞係解。



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上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趙以云晉文公直揚下宜

二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其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趙古下五餘不若修文

三季孫好士。終身莊。官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

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

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四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

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

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

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

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

與居。在所與謀也。

五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

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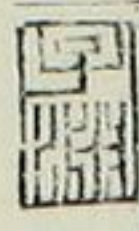
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

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

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

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

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



陳大... 三百九十四

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六

簡王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

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以

履之。履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

七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

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



地。今西伯昌人臣也。脩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

患。其必昌乎。夫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必誅

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

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八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

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

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

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

此段似春秋時文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

福致

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

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卑敬。

一

傳四凡七事雜論 鉅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

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二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

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

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

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

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

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

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

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

豹言可為
以懷惟如
是此良吏
之所為泣
也

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

遂不受。不受對所納之璽也。戲皆不忘其本。

三。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

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

不失袴。刑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四。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

蟻慕肉。蠅逐臭。人慕富貴。

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五。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



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六。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

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七。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

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
鬻章。仍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
三軍既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
以為大司馬。犯顏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
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一傳五凡十事皆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
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
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



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
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
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
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
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
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
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
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

獻伯之儉
可以勸民
何必以法
繩之也

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
 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
 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繫
 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
 國之上。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為仲父。孔子聞
 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

置鼓

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

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

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

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王。問曰。吾聞子舍樹人。虎曰。
 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
 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二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

虎所樹者
魯三人齊
三人皆不
忠于虎而
忠于公室
簡王答之
失言

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



各就賓位

此陰內宜有叔對曰

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舍就賓位，其無私德者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群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令得其意，故稱叔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立，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趙各令字
趙臣坐
其於此

趙云此係三十九卷中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奉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曰：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趙本也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傳六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介異於人臣也

卷之五十五

七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